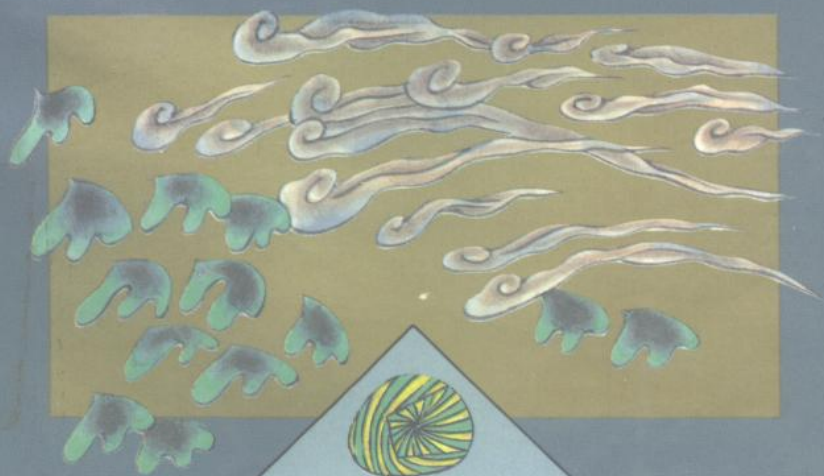


向弓
主編

名家經典
紀懷散文選

街着烟斗的
林語堂



四川文藝出版社

弓
主編

名家經典
紀懷散文選

銜着烟斗的

林語堂

蕭南 / 選編

1995 · 成都

四川文藝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3 号

责任编辑:李卫国 陈建华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 名 衔着烟斗的林语堂

定 价 10.00 元

编 者 萧 南

ISBN7—5411—1306—9/I·1225

1995 年 5 月

第一版

199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20,000 册

印张 9

字数 20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目 录

郁达夫	扬州旧梦寄语堂·····	(1)
曹聚仁	我和林语堂吵了嘴·····	(8)
曹聚仁	《论语》与幽默·····	(11)
叶灵凤	小谈林语堂·····	(17)
王映霞	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	(19)
章克标	林语堂在上海·····	(22)
林海音	林语堂著作等身·····	(40)
黄肇珩	林语堂的半世纪良缘·····	(42)
汤宜庄	林语堂先生谈读书之乐·····	(45)
黄肇珩	林语堂归隐生活·····	(50)
台 人	林语堂谈休闲生活·····	(53)
林广霖	星夜咖啡室的一场幻梦·····	(58)
殷 颖	林语堂先生谈基督教·····	(62)
羊汝德	林语堂北山乐隐图·····	(66)
羊汝德	幽默大师爱与憎·····	(72)
黄肇珩	林语堂的写作生活·····	(79)

DQ13.61

邢光祖	记林语堂论东西思想之不同	(85)
黄肇珩	林语堂和他的一捆矛盾	(93)
林如斯	关于《京华烟云》	(107)
赛珍珠	《吾家》赛珍珠女士序	(111)
林阿娜等	《吾家》中的林语堂	(114)
	少壮时期轶事	(115)
	喜欢吃的东西	(118)
	有许多癖好	(119)
	写作时的神态	(122)
	演讲要赚钱	(123)
	清洁无比脚	(124)
	他的烟斗	(125)
	潇洒的天性	(126)
	惊人的肚子	(127)
	进教堂为听音乐	(128)
	喜养小鸟	(129)
	对几种事物的意见	(131)
	架着新式无框眼镜	(133)
	憎厌油光头 爱穿舒适鞋	(133)
	剪发的一幕	(134)
	林语堂的太太	(135)
林太乙	翠凤拉住的轻气球	(139)
林太乙	既中又西的生活	(149)
林太乙	红透半边天	(157)
林太乙	简朴的生活	(172)
林太乙	乡愁	(182)

林语堂	林语堂自传.....	(189)
林语堂	我爱美国的什么.....	(217)
林语堂	我的信仰.....	(223)
林语堂	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	(232)
林语堂	无所不谈合集序言.....	(237)
施建伟	发明家林语堂.....	(239)
倪墨炎	林语堂画《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	(246)
倪墨炎	为林语堂辨证一件事.....	(249)
施建伟	林语堂出国以后.....	(251)

扬州旧梦寄语堂

郁达夫

语堂兄：

“乱掷黄金买阿娇，穷来吴市再吹箫，
箫声远渡江淮去，吹到扬州廿四桥。”

这是我在六七年前——记得是一九二八年的秋天，那篇感伤的行旅时瞎唱出来的歪诗；那时候的计划，本想从上海出发，先在苏州下车，然后去无锡，游太湖，过常州，达镇江，渡瓜州，再上扬州去的。但一则因为苏州在戒严，再则因在太湖边上受了一点虚惊，故而中途变计，当离无锡的那一天晚上，就直到了扬州城里。旅途不带诗韵，所以这一首打油诗的韵脚，是姜白石的那一首小红唱曲，我吹箫的老调，系凭着了车窗，看看斜阳衰草，残柳芦苇，哼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山歌。

我去扬州，这时候还是第一次；梦想着扬州的两字，在声调上，在历史的意义上，真是如何地艳丽，如何地够使人魂销而魄荡！

竹西歌吹，应是玉树后庭花的音；萤苑迷楼，当更是临春结绮等沈檀香阁的进一步的建筑。此外的锦帆十里，殿脚三千，

后土祀琼花万朵，玉钩斜青冢双行，计算起来，扬州的古迹，名区，以及山水佳丽的地方总要有三年零六个月才逛得遍。唐宋文人的倾倒于扬州，想来一定是有一种特别见解的；小杜的青山隐隐水迢迢，与十年一觉扬州梦，还不过是略带感伤的诗句而已，至如“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那简直是说扬州可以使你的国亡，可以使你的身死，而也绝无后悔的样子了，这还了得！

在我梦想中的扬州，实在太有诗意，太富于六朝的金粉气了，所以那一次从无锡上车之后，就是到了我所最爱的北固山下，亦没有心思停留半刻，便匆匆的渡过了江去。

长江北岸，是有一条公共汽车路筑在那里的；一落渡船，就可以向北直驶，直达到扬州南门的福运门边。再过一条城河，便进扬州城了，就是一千四五百年以来，为我们历代的诗人骚客所赞叹不置的扬州城，也就是你家黛玉的爸爸，在此撇下了孤儿升天成佛去的扬州城！

我在到扬州的一路上，所见的风景，都平坦萧杀，没有一点令人可以留恋的地方，因而想起了晁无咎的赴广陵道中诗句：

醉卧符离太守亭，别都弦管记曾称，淮山杨柳春千里，尚有多情忆小胜。（小胜，劝酒女环也。）

急鼓咚咚下泗州，却瞻金塔在中流，帆开朝日初生处，船转春山欲尽头。

杨柳青青欲哺鸟，一春风雨暗隋渠，落帆未觉扬州远，已喜淮阴见白鱼。

才晓得他自安徽北部，下泗州，经符离（现在的宿县）由水道而去的，所以得见到许多景致，至少至少，也可以看到两岸的垂杨和江中的浮屠鱼类。而我去的一路呢，却只见了些道

路树的洋槐，和秋收已过的沙田万顷，别的风趣，简直没有。连绿杨城廓是扬州的本地风光，就是自隋朝以来的堤柳，也看见得很少。

到了福运门外，一见了那一座新修的城楼以及写在那洋灰壁上的三个福运门的红字，更觉得兴趣索然了；在这一种城门之内的亭台圆囿，或楚馆秦楼，哪里会有诗意呢？

进了城去，果然只见到了些狭窄的街道，和低矮的市廛，在一家新开的绿杨大旅社里住定之后，我的扬州好梦，已经醒了一半了。入睡之前，我原也去逛了一下街市，但是灯烛辉煌，歌喉宛转的太平景象，竟一点儿也没有。“扬州的好处，或者是在风景；明天去逛西湖，平山堂，大约总特别的会使我满足，今天且好好儿的睡它一晚，先养养我的脚力罢！”这是我自己替自己解闷的想头，一半也是正心诚意，想驱逐驱逐宿娼的邪念的一道符咒。

第二天一早起来，先坐了黄包车出天宁门去游平山堂。天宁门外的天宁寺，天宁寺后重的宁寺，建筑的确伟大，朝貌也十分壮丽，可是不知为了什么，寺里不见一个和尚，极好的黄松材料，都断的断，拆的拆了，像许久不经修理的样子，时间正是暮秋，那一天的天气又是阴天，我身到了这大伽蓝里，四面不见人影，仰头向御碑佛像以及屋顶一看，满身出了一身冷汗，毛发都倒竖起来了，这一种阴戚戚的冷气，教我用什么文字来形容呢？

回想起二百年前，高宗南幸，自天宁门至蜀冈，七八里路，尽用白石铺成，上面雕栏曲槛，有一道像颐和园昆明湖上似的长廊甬道，直达几山堂下，黄旗紫盖，翠辇金轮，妃嫔成队，侍从如云的盛况，和现在的这一条黄沙曲路，只见衰草牛的萧条

野景来一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当然颓井废垣，也有一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美感，所以鲍明远会作出那篇芜城赋来；但我去的时候的扬州北廓，实在太荒凉了，荒凉得连感慨都教人抒发不出。

到了平山堂东面的功德山观音寺里，吃了一碗清茶，和寺僧谈起这些景象，才晓得这几年来，兵去则匪至，匪去则兵来，住的都是城外的寺院，寺的坝败，原是应该，和尚的逃散，也是不得已的。就是蜀冈一带，三峰十余个名刹，现在有人住的，只剩了这个观音寺了，连正中峰有平山堂在的法净寺里，此刻也没有了住持的人。

平山堂一带的建筑，点缀，圆面，都还留着有一个旧日的轮廓；像平远楼的三层高阁，依然还在，可是门窗却没有了；西圆的池水以及第五泉的泉路，都还看得出来，但水却干涸了；从前的树木，花草，假山，叠石，并其他的精舍亭圆，现在只剩了许多痕迹，有的简直连遗址都无寻处。

我在平山堂上，瞻仰了一番欧阳公的石刻像后，只能屁也不放一个，悄悄的又回到了城里。午后想坐船了，去逛的是瘦西湖小金山五亭桥的一角。

在这一角清淡的小天地里，我却看到了扬州的好处。因为地近城区，所以荒废也并不十分厉害；小金山这面的临水之处，并且还有一位军阀的别墅（徐圆）建立筑在那里，结构尚新，大约总还是近年来的新药。从这一块地方，看向五亭桥法海塔去的一面风景，真是典丽堂皇，完全像北平中南海的气象。至于近旁的寺院之类，却又因为年久失修，谈不上了。

瘦西湖的好处，全在水树的交映，与游程的曲折；秋柳影下，有红蓼青萍，散浮在水面，扁舟掠过，还听得见水草的鸣

声，似在暗泣。而几个弯儿一绕，水面阔了，猛然间闯入眼来的，就是那一座有五个整齐金碧的亭子排立着的白石平桥，比金鳌玉蝀，虽则短些，可是东方建筑的古典趣味，却完全荟萃在这一座桥，这五个亭上。

还有船娘的姿势，也很优美；用以撑船的，是一根竹竿，使劲一撑，竹竿一弯，同时身体靠上去着力，臀部腰部的曲线，和竹竿的线条，配合得异常匀称，异常复杂。若当暮雨潇潇的春日，雇一个容颜较好的船娘，携酒与茶，来瘦西湖上回游半日，倒也是一种赏心的乐事。

船回到了天宁门外的码头，我对那位船娘，却也有点儿依依难舍的神情，所以就出了一个题目，要她在岸上再陪我一程。我问她：“这近旁还有好玩的地方没有？”她说：“还有天宁寺，平山堂。”我说：“都已经去过了。”她说：“还有史公祠。”于是就由她带路，抄过了天宁门，向东的走到了梅花岭下，瓦屋数间，荒坟一座，有的人还说坟里面葬着的只是史阁部的衣冠，看也原没有什么好看；但是一部廿四史掉尾的这位大忠臣的战绩，是读过明史的人，无不为之泪下的；况且经过桃花扇作者的一描，更觉得史公的忠肝义胆，活跃在纸上了；我在祠墓的中间立着想；穿来穿去的走着，竟耽搁了那一位船娘不少的时间。本来是阴沉短促的晚秋天，到此竟垂垂欲暮了，更向东踏上了梅花岭的斜坡，我的唱山歌的老病又发作了，就顺口唱出了这的二十八字：

三百年来土一邱，忠臣遗爱满扬州，
二分明月千行泪，并作梅花岭下秋。

写到这里，本来是可以搁笔了，以一首诗起，更以一首诗终，岂不很合鸳鸯蝴蝶的体裁的么？但我还想加上一个总结，以醒醒你的骑鹤上扬州的迷梦。

总之，自大业初开邗沟入江渠以来，这扬州一郡，就成了中国南北交通的要道；自唐历宋，直到清朝，商业集中于此，冠盖也云屯在这里。既有了有产及有势的阶级，则依附这阶级而生存的奴隶阶级，自然也不得不产生。贫民的儿女，就被他们强迫作婢妾，于是乎就有了杜牧之的青楼薄幸之名，所谓春风十里扬州路者，盖指此。有了有钱的老爷，和美貌的名娼，则饮食起居（圆亭），衣饰犬马，名歌艳曲，才士雅人（帮闲食客），自然不得不随之而俱兴，所以要腰缠十万贯，才能逛扬州者，以此。但是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钜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了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

扬州之美，美在各种的名字，如绿树村，廿桥，杏花村舍，邗上农桑，尺五楼，一粟庵等；可是你若辛辛苦苦，寻到了这些最风雅也没有名的称的地方，也许只有一条断石，或半间泥房，或者简直连一条断石，半间泥房都没有的，张陶庵有一册书，叫作“西湖梦寻”，是说往日的西湖，如何可爱，现在却不对了，可是你若到扬州去寻梦，那恐怕要比现在的西湖还更不如。

你既不敢游杭，我劝你也不必游扬，还是在上海里想象欧阳公的平山堂，王阮亭的红桥，桃花扇里的史阁部，红楼梦里的林如海，以及盐商的别墅，乡宦的妖姬，倒来得好些。枕上

的卢生，若长不醒，岂非快事。一遇现实，那里还有 Dichtung 呢！

一九三五年五月

语堂附记：吾脚腿甚坏，却时时想训练一下。虎邱之梦既破，扬州之梦未醒，故一年来即有约友同游扬州之想，日前约大杰、达夫同去，忽来此一长函，知是去不成了。不知是未凑足稿费，还是映霞不许。然我仍是要去。不管此去得何罪名，在我总是书上太常看见的地名，必想到一到。怎样是邗江，怎样是瓜州，怎样是廿四桥，以后读书时心中才有个大略山川形势。即使平山堂已是一椽一牖，也必见识见识。

我和林语堂吵了嘴

曹聚仁

我考虑了三四，终于写这一节《我和林语堂吵了嘴》的故事，否则我的生命史上，似乎缺少了一环呢。林语堂先生，以“幽默大师”著名于世，可是鲁迅说：“林语堂是最不懂得幽默的！”此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也。鲁迅和林语堂是朋友，鲁迅到厦门大学去教书，还是林氏所推荐的。不过，林氏最不喜欢我引用鲁迅写给我的信中的一番话：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拚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来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这样忠告良言，我觉得并无不可以公开之处，也并无损于林大师的尊严的，然而林先生对我颇为不快了。

我和林先生为什么要吵嘴呢？本来《人间世》要创刊时，他约我们在忆定盘路（现江苏路）寓中吃了晚饭，鲁迅夫妇而外，有陈子展、徐懋庸诸兄，还有陶亢德、徐訏诸兄。我记得那时林太太还是小妹妹（恕我在这儿称老了），那个暑假，我们在上海提倡大众语，林先生上庐山避暑去，下山后，提倡语录体，以公安派袁中郎为宗师。他嘲笑大众语噜噜苏苏，以《一张便条》为例。我也幽他一默，写了《一张便条的写法》。其后，刘大杰先生标点了《袁中郎全集》，出版时，书面上题着“林语堂先生校订”字样。标点古书，本非易事，刘先生标点得笑话百出，我写了一篇《标点三不朽》，刊在上海《晨报》副刊上，这就惹怒了林先生了。因为刘大杰在暨大教国文，学生们在教室中问他笑他，他就请林先生到暨大去讲演，题为《做人与做文》，大意是说：标点标错，并不重要，做人比做文重要得多。接下去，就把我和鲁迅、徐懋庸都骂了一顿。从此以后，彼此就疏远开来，不再往来了。

其后八年，到了抗战中期，林先生从美国回到了重庆，一开头在中央大学讲演，就骂了我一顿。讲题，我已忘记了，只记得当即刊在《大公报》的星期专论栏中。我在衡阳看见他的讲稿，便回敬了一番，刊在桂林《大公报》的专栏中（我手中没有当年桂林版的《啼笑皆是》，我的题名也忘记了。）衡阳新闻界朋友对我说：“要是林语堂不承认那讲演是骂你的，你岂不是‘捞来衰’（粤语，自找晦气之意）？”我说：“你们等着瞧好了！”果然，林氏从重庆到了桂林，记者们问他：“你在中央大学的讲演，可是骂人的？”他立即说：“是呀！我是骂曹某人的，不过，《大公报》上没刊出来就是了。”不过林氏从桂林到长沙，又到了衡阳、韶关等地，只是不敢到赣州来。我对云说：“要是

林语堂真的来了，我还不是好好招待他一回？”

《论语》与幽默

曹聚仁

……懂得幽默，是由于深的修养而来的。这是因为倘若目不转睛地正视着人生的诸相，我们便觉得倘没有幽默，即被赶到仿佛不能生活的苦楚的感觉里去。悲哀的人，是大抵喜欢幽默的。这是寂寞的内心的安全瓣。

泪和笑只隔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了泪的深味的人，这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

——鹤见祐辅：《说幽默》

我已经说到言志派和载道派的争论，似乎该说一段有关《论语》半月刊的事。有一回，我曾谈到这一件事，我说：让我来谈这故事，也许很适当，也许很不适当；这道理，徐訏兄一定很明白。当年，林语堂先生退出了《论语》社，转到《人间世》去；《论语》依旧由邵洵美兄接办下去。抗战胜利了，邵兄又把《论语》复刊了，他写信给我说：“你务必要写一篇稿子，因为你也是《论语》创刊初期的伙计。”不过，一提到了《论语》，就连类及于“幽默”；幽默文字，实在不容易叫座；我后